

纂評精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第八冊





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三

歐陽修永叔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梅亭云首段從徂徠先生四字着筆而先生地望德望在稱名上已自函蓋是議論夾叙事法又云次段將志行文章及身遭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尤來山在兗州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祭者望祭山川之名也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為時無不可為為之

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三 一 鳳 官 成

讒謗撮舉大駭
作一摠提

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
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
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
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繇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
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排也推也之也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
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
也勇於義而死果於德不以
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
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
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誕得不發棺而
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
博士先生年二十二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防團

察其誕鑑粹誕
作誣
梅亭云三段入
正叙先述世系
次述歷官帶表
軼事

二十二鑑粹作
二十六記作二
十七

鹿門云難行之
事
梅亭云四段實
叙作聖德詩事
與前作為文章
數語相應通篇
此兩段最激昂
確士云中有云
衆賢之進如茅
斯拔大姦之去
如距斯脫賢謂
蔡富韓杜諸公
姦謂夏竦也

使皆有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
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為嘉州
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喪也母之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
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
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
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
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一作歌頌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
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
山孫明復孫復字明復號泰曰子禍始於此矣作慶曆聖
德詩曰衆
賢之進如茅斯拔大
奸之去如距斯脫
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奸人
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聞居徂徠後官於南京

梅亭云五段歷叙實行立教著作篤行志堅層層寫出詞無溢美

嘗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眾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弁佛老時文以揚劉體為時文見前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辨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取禍之根驚眾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

又云六段收局補出官位歷叙卒葬

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初公杜衍字世昌相仁宗封初國諡正獻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韓琦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歷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歿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富弼分俸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其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又云特為中傷慨嘆

分俸田考粹田上有買字

亦云遑遑鑑無亦云二字

荆川云此文極其變化劉夢得云石守道與歐文忠同年進士名相連皆第一甲國初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震下坎上為屯柔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動乎險中傳曰剛柔始交未能通暢則艱屯故云難生象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於屯難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殺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與臧倉發人臧倉沮之孟子曰吾之不遇會侯天也臧氏之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略位稱德正是重先生處此史氏書法也文亦有太山巖巖氣象○秉正嫉邪其剛勁之概可以想見然含蘊不深卒以語言文字費禍身後猶騰謗敵也孫明復之言故有遠見

諸儒但守傳註自孫明復為春秋發微稍出己意守道師之及為慶歷聖德詩遂臧否卿相孫明復聞之曰為天下不當如此禍必自此始蔡開之云石守道正孔子所謂狂也信道篤而議論發皇下可以成就人材上可以裨補朝廷然停蓄不深涵養未至故動多齟齬仁宗為宋極盛之世猶多謗焰嗚呼難哉歐公極力推尊文筆健暢讀之令頑廉懦立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止於所止無妄隨人之言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

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
 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
 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選舉科名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
 陽縣王文康公王曙字晦叔相薦其才召試文館閣校勘
 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
 師魯上書言此全以節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
 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
 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
 辟而尤為經略使韓公琦韓琦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
 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
 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

邊將異議鑑將

作臣

呂祿中云此段

順叙畧言忠義

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
 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
 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宋史尹洙傳叙燕論復燕獨
 屯戍屯唐徙費國財更藉土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
 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
 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
 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
 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
 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追叙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
 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
 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

憑几而坐鑑憑作隱 鹿門云可悲

鹿門云歐最得

疾無醫藥。兒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師魯得疾。以後事屬范希文。隱几坐語久之。謂

希文曰。公可出。洙將逝矣。希文出至廳。已聞其家號哭。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其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初有四子。舉一男一女。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喪也。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意友亦歐公最着意之文

叙忠義之節。或顯言。或隱言。際盛明世。而未竟其用。真可惜也。文學議論材能。皆師魯所有。然只作陪襯。以忠重彌見節之可貴。若四項平列。文學議論材能忠義不分輕重。便是近人文字矣。

張子野墓誌銘

梅亭云首段是引。即借名投擊。曰其善曰平生。曰朋友曰可哀。全篇在握。又云次段叙平生舊朋友之恩。

吾友張子野。子野名先字既亡之二年。其弟克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於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仁宗

將謝長兩人夾寫其間是賓主齊行法更寫得盛衰聚散多少與會多少感慨飲酒懽呼編懽作歌鹿門云沈着又云死鬱確士云一段將希深堯夫並叙而子野夾叙其間是主客雙行法梅亭云三段仍寫可哀處仍用

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作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魁猶首又大也傑勝眾者淮南子知過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懽呼上下角逐角逐也為交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眾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衝四方之道相衝也則四通五達之地前漢鄆食其傳夫陳留天下之衝傍也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砧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堯夫指先所交遊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為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之

張謝二人挑起益襯得哀字深酷又云四段叙家世叙歷官叙子女妻西仲云倒叙法又云正叙法昭化郡編化作應

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日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被服衣服也操履或為節操履行案與被服對之節操履行甚於寒儒似不當操把持也曲禮謀於長者必操几杖履足所依踐也皮履曰履然則手所操好學自力善筆札足所履身所纏粗惡而甚於寒儒也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名咸薦其能改者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

郊社堂生編坐

梅亭云五段叙其為人

臨事果決編果作敢

西仲云至末方補出名與籍貫為銘詞伏脉此變體也 同人云叙述交

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
丁未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堂生次從次
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為人外
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圭封諸侯之玉故
故以不渾然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
童然髮不長也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
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
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屯難也孰短其長亨通也豈其中
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傷害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
於此其歸其藏

情暗脫馬少監誌而氣調一變

英云首段以杜氏之言起筆屈伸二字一篇眼目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湖州長史蘇君名子美為杜祁公之婿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
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
於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祁國正獻
公杜衍言行錄相仁以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
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誦世之君子當為
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

叙交遊聚散死生有山陽聞遂之感晉向秀經嵇康舊
發聲寥亮追想曩者遊宴之好感音而歎作思舊賦遂笛也而子野可銘處自見

又云杜公之請歐公之銘所以伸於死伸於地
下
工部尚書鑑尚書作郎中

月某日葬君於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者。官至工部尚書。直集賢院。君少以父廕。補太廟齋郎。齋有太廟郊社之別。祖宗以來。調榮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樓店務後君狀寫其人皆用虛筆貌竒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於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

出兵無功。編出
兵作兵出

石林燕語云。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釀錢為資。神會。案子美在集賢校理。監進奏院。當為賽神會。以賣故紙錢。一時自用。故陷於自盜也。蓋子美豪放不羈。

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出兵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眾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塔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進奏院。隸給事中。掌受詔勅。及宣劄符牒。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韓琦范仲淹杜衍等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懣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

好飲酒在杜和公家每夕以一斗為樂今以奏用錢得罪俸薄而飲多故也鹿門云數言曲盡

筆爭為人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之居而不能舍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歷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於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事物紀原曰少昊五雉為五工與唐虞之共工周官考工之所記皆將作之任也晉時將作置次曰液曰激女二長適前進士趙絃次尚幼初主簿負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於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為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彼能今此一作

而一毀終世所編毀作落所作以

鹿門云悲咽宜昭昭鑑宜作

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謂此美固有者故為衆所豈彼能兮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惡遭排擊何不自雪竟結二段今一毀終世所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藏也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宜昭昭其永垂

子美一身關係君子小人之進退與朝局之盛衰故於其被誣事窮其根株言之後諸君子復進用而子美屈抑以死作志銘者宜悲憤不自己也着意處尤在中後兩段

梅亭云撮其梗
襲作一總挈有
蜀君子揭其人
遂擅天下揭其
文而通篇以文
為主
鹿門云此總生
平不指行事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鹿門云又歸轉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號老泉東坡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仁宗之間與其二子軾軾字子瞻號東坡軾字子由世呼小蘇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泉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

行之純篤之上
梅亭云次段特
美其文而推其
不錮于俗學
縱而不問老泉
集序縱作置

出入馳驅諸本
驅作驟

郎周官有職方氏掌天下九州之圖諸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禮記曲禮三十曰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驅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

志也。慤誠也。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為土。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戊申四月也。治平英宗年號。三年則為丙午。可四月戊申。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為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

戊申四月序作
梅亭云三段入
官以卒且戾妻
姓子孫仍歸繳
以文為主

又云末段抽出

補叙乃不離學
文篇法不雜
鹿門云書洵之
行僅此數言
又云顧前職方
君縱而不問
學文晚成諸本
文作又
顯當世序鑑當
作唐
官留眉鑑官作
官
發於文序文作
女

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汨汨汨沒也而
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
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於彭山之安鎮。
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文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
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當世。實樂城人。北河以官留眉。蜀地蕃蕃子孫。自其高曾。
鄉里稱仁。偉歎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
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聖俞梅聖俞長於詩。故作墓誌。獨表其詩。明允長於文。故
作墓志。特表其文。中間敘述生平。總以文一線穿去。○
老蘇不錮於俗學。故成就遲。而文乃可久。彼急急於利

祿而以務華絕根為學者豈非與腐草同科者乎歐公獨重此意發揮能表其生平之大者

黃夢升墓誌銘 係魯直叔祖

英云首段述黃氏世為江南大族以示盛時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素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銳意爽氣也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於隨予為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

鹿門云叙平生交游感慨為志

英云二段意氣自豪轉為憔悴噓噓感慨淋漓

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第三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志不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顏色憔悴瘦衰也屈原漁父辭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也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大笑也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於鄧間嘗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

又云三段雖困而文章未衰益見悲其志而文章鑑而下有獨其二字

又云四段叙終不遇而死

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快快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歷四年某月某日葬於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闐然闐靜也易豐卦闐其人也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可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

又云五段叙所以請銘以悲字為結又云銘亦以悲字結應前益覺悲鹿門云應前

鹿門云悲慨之音確士云即用夢升詞而益以數言便覺可悲又有哭世父文云高明之家尚為鬼瞰公之文章豈無物憾云亦自警絕

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悲以抱才之人而屈於下位不遇知己宜感情激昂而不能自已也中寫醉酒起舞處筆筆有神○蘇子美年四十一張子野石曼卿年四十八張堯夫年三十七黃夢升年四十二而又皆沈於下僚連不上困窮以死豈豐於才者嗇於命邪彼享厚福者多庸庸之人固其宜也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曄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

英云首段叙世
系轉以叔父狀
貌似父起下

又云二段叙祖
先卒葬

室為曾孫武昌縣令諱彬蘭陵夫人蕭氏之室為孫贈太
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為第三子於修
為叔父修不幸幼孤依於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
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
修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為悲而叔父之為親也歐陽氏
世居江南偽唐李氏時後唐姓朱邪為廬陵大族李氏亡
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
於朝以歿公咸平真宗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
隨闈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
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於家以
慶歷四年三月十日葬於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

又云三段入主
意

又云四段述履
歷順序整頓

又云五段叙可
傳之事

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修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
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
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
而紀吾叔父之可傳於世者庶以盡修之志焉公以太子
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雜縣以漢州雜縣為
知也下皆同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
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
官分司西京託家於隨復遷都官於家遂致仕景祐四年
四月九日卒公為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為布衣
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
造其門其涖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為隨州推官治獄之難

確士云獨詳隨州及徙鄂州四事餘皆略之古作者初不以麻列為能

鄂州榮陽集榮作崇

決者三十六大洪山奇峰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為姦利命公往籍之書帳簿以治之也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饑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為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榮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為人賃舂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歸於明服之至也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歐

歐致死考致作至

英云六段叙事子簡而竭銘文以明愛仁清四字綴四字皆在前五段中

鹿門云公銘叙

致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於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辯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孤子為叔父草志自應有此纏綿悽惋之情後叙理民

父墓固如此

折獄四事簡而有法詳略得宜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梅亭云首段引

慶歷仁宗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

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諾之未

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

妻故太子賓客漢高祖欲人草志子體也以定太子賓客起於此唐顯慶中以于志

寧等為太子賓客遂以名官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

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

又云次段述其安貧

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

鹿門云夫之賢與婦之賢具見

從容以和考鑑

作恰以和

鹿門云善悲感

又云其出云云

客入則云云主

梅亭云三段叙

其明識知道理

豈其屈已云云

尤寡鑑無此十

七字

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

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縷也必潔以完

所至官舍雖卑陋而庭宇灑掃而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

止必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

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

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

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商榷也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

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

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

時賢儁豈其屈已下之邪惟以道德為故合者尤寡今與

安居貧考鑑粹
居作吾

多此類鑑此類

作類此

予忍不銘諸本

予作字

梅亭云五段結

二田云執來語

為誌乃作閨閣

文章法門

歸土兮魂氣升

考鑑粹歸作雖

升作則

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
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
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
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生平尤知文章
為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我所以請
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
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於高郵梅氏
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潤州之某
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
兮卜者曰然骨肉歸土兮魂氣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為

荆川云叙女德

簡叙書詞纖悉

鹿門云法度恰

好

安

叙治家叙知人叙憂世不必多及瑣屑足稱賢婦人矣
字裏行間俱帶悽惋之氣

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三

評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四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胡先生墓表

梅亭云首段總挈為人師三字通篇綱領
 陵州今屬四川成都府
 泰州如臯史如臯作海陵
 久而遵考鑑粹遵作尊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人後為泰州如臯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遵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初三先生言行錄曰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孫明復而先生見泰山先生官至直講石徂徠字守道官至直講而先生

孫明復石守道胡翼之朱子所云國初三先生梅亭云次段正叙為人師於湖州大學兩層寫只從生徒盛極力形容用旁托法而師道自見

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弟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布衣也平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

居三句皇祐中考中下有而仁宗復定雅樂七字為光祿寺丞考為上有上仍擢三字光祿寺丞作秘書丞梅亭云四段叙致仕而歸仍以諸生會送旁托作收鹿門云是湖安定結果東歸之日考東歸作解組

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太理寺丞賜緋衣帛赤色也車服志緋上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蔡襄字君謨事仁宗為端明殿學士具誌於幽

禮路人嗟歎者
禮下有者以百
數四字無路嗟
歎三字
梅亭云未段叙
卒葬入表墓處
仍以慰學者思
旁托作結
其世次官邑與
其行事考作其
世次官品之隆
替 莆陽蔡君
考莆上有已得
二字
鹿門云胡安定
生平所著見者師道二節故通篇摹寫盡在此

堂墳墓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師法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結從之盛乃揭於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文體樸茂○作文必尋一事作主如歐公於蘇子美則以不遇為主於石守道則以剛介為主於蘇明允則以能文為主於梅聖俞則以能詩為主而此篇則以師道為主蓋主意為幹而枝葉從之所以能一線貫穿也後人草志傳必期事事羅列既表其言行復揚其文章功業本末鉅細一一兼該如散錢無索索貫也宜識者貶為諛墓辭矣

石曼卿墓表

混於酒考鑑粹
於作以
有以用編以作
可
確士云意氣自
豪者每疎於用
曼卿兼之所以
可重
進士不策考粹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於契丹後石敬瑭割鴈門以北十六州與契丹幽州為管内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俠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不遇遇事物輕視不加意曰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於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醉而亂自放繇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不物貌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於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策真宗

第作中 三舉進士考三 作二 家語致仕篇家 貧親老不擇祿 而仕 鹿門云以下節 節條出才之有 以用處

推恩以恩推也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 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邪曼卿矍然一作矍然矍然 檀弓曾子聞之瞿然矍然矍然矍然 也又欲逸走也恐以瞿為正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 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 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 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太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 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 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遠得顯官欲引曼卿曼 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夏王趙德明 盡有河 南而臣屬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 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

務休兵諸本務 上有遂宗 確士云內外廢 弛武備有一人 籌及者又擲置 之時事所以日 非也豈獨宋為 然 鹿門云才之有 以用如此 率而潰鑑率作 率 其視世諸本世 下有事宗 及可否考鑑及 下有間而二字

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 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 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 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 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 其視世貌輕侮若不足為及聽其設施以上詳其才之有用之方雖精思深慮 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正也以法度退 而質其平生趣舍同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 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 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 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於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

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論贊體也于世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節也氣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六十日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章法極變化○上書言十事雖未詳叙然即鄉兵一節而應變之才可見則十事之可施行當類推矣請太后還政亦識見卓卓者故特表之

鹿門云以悲慨帶叙事歐陽公知得曼卿如印在心故描畫得會哭會笑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梅亭云首段直起從前葬到改葬點逗志墓冢者姓名如奕家布子留為後應鹿門云寫事真三十七考七作九以其葬考無其字為篆書考篆作隸梅亭云次段從自己提叙一番揭出作表之因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於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志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為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甗謂之甗晉石崇別館曰金谷園甗甗也爾雅釋宮甗甗瓦也命太原王顧以丹為篆書納於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也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予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

送者臨穴亦是布子鹿門云故舊之情梅亭云三段本叙司錄之生平履歷而文僖爲府主吏屬爲同遊亦是布子先生長者諸本先生作賢人閑則從編閑作間

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恠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先生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閑則從予遊其語言簡而有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志之曰飭身臨事余嘗媿堯夫堯夫不余媿也

梅亭云四段實點改葬此作正叙鹿門云通篇溫讓感慨在此梅亭云五段只映出爲善有後一句以結改葬耳妙恰將二十年情收束通篇前路者著布子到此一齊俱應確士云以前如善奕者一路閑閑布子至後一

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余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建墓者爲碑圓於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都向改葬着意而叙堯夫生平語復簡略以有師魯之

齊收拾閑著皆勝著矣。鹿門云通篇交情相感欷更比諸篇有生色文章中之國風也。

誌可案也。中寫文僖賓佐僚吏宴游文酒之盛末段以二十五年情事收攝通篇不啻讀士衡歎逝陸士衡有逝歎賦感慨淋漓極文章之能事。

錢牧齋云此做韓公馬少監誌而無痕迹可尋乃傲之至也。

瀧岡在今江西言安府永豐縣鳳凰山側。梅亭云有待二字攝全神。居貧自力集或貧作窮。

瀧岡阡表瀧音雙水之奔湍處。嗚呼。惟我皇考日曲禮父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阡墓道也。前漢原涉傳。京兆尹曹非。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

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考。作以訓誨而成人。告之曰鑑之作。修。其俸祿集或俸祿作用度。一瓦之覆考作一錢之積。西仲云庇指屋宅為生指田園。鹿門云婉曲。歲時祭祀考作方當值四時祭祀。

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也。居宅一壠之植也。田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不姑。蚤死。故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自飲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

無恨也鑑無也 宗 以其有得粹妙 作以其求而得 則知不求鑑知 作是

有恨也粹無有 宗 鹿門云淋漓悲 愴 抱汝而立考粹 抱作劍何氏云 劍今本作抱按 抱字是不知者 妄改鄭氏曲禮 注劍謂挾之于 與我皆無恨也 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 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 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觀相者等言字字悲 成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 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 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彼矜者滿也又莊以 持已曰矜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 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 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 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

旁 於中者邪妙邪 作也 歐陽氏夏之苗 裔越王彊之子 蹄封於烏程歐 餘山之陽為歐 陽亭侯修之先 為吉州永豐之 人高祖名託曾 祖名彬祖名偃 父名觀 梅亭云此叙父 爵母族及享年 歲數却夾入太 夫人實行一段

平真宗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 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 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 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 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 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 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 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 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 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 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

慕 夫人實行一段 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

緣前叙母言即是父行而太夫人本行未著也故於此悉之鹿門云到此總次家世恩榮曾祖妣考曾上有兼尚書令四字號魏國鑑魏作韓梅亭云此收繳有得意而歸美祖宗積德崇公遺訓太夫人教字字得體又為

拒密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仁宗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真宗初郊祭為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考。字。字。得。體。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不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仁宗英宗神宗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

一截又云所叙不過一二事而崇公仁孝太夫人教儉足以啟祐後人者灼燦千古實封云云修表集或實上有食字選修上有男字鹿門云幼孤而欲表父之德也於其母之言故為得體梅亭云有待二字是綱領皇考

而有待微。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表。結。重。厚。有。力。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神宗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不特不鋪陳已之顯揚并不實陳崇公行事只從太夫人語中傳述一二而崇公之為孝子仁人足以庇賴其子孫者千載如見此至文也若出近代鉅公必揚其先人為周孔矣○按表崇公之年長於太夫人二十九年古人配偶不論年齒如此○相傳龍王欲讀公此文遣

評唐書卷之八十四

仁孝是有待條
目皆推本所自
之意也從大夫

龍攫之而去旋為公立於墓所故碑旁有爪角痕不磨
滅也此誕妄之語斷不可信

人口中述出即是母教意或父志處中插叙太夫人儉德後歸美祖考善德皆與有待意關合立言有
體而情詞懇惻至性至文

梅亭云起六語
大識見大眼孔

禮樂志論新唐書

由三代而周而殷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
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
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
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
禮記曲禮曰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公羊傳大夫來
曰聘穀梁傳聘問也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儀禮聘禮
大問曰聘歡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禮記樂記曰射鄉食
小聘曰問歡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禮記樂記曰射鄉食

又云此三代上
得禮樂之本而
達天下者

合眾興事以為師田周禮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統經邦
治二曰聽師田以簡賢又仲長統昌

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
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
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天下使天下

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
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

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舊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
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

安於苟簡苟且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
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民物而藏

其民物民名之
誤

其民物民名之

卷之八十四 鳳文館藏

評唐宋... 卷十四... 禮記

夫然用之唐書
無夫宗

梅亭云此下歷
叙唐禮始末

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
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
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
之末節也樂記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夫然用之郊廟朝廷
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
死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論其意而被其教化
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
不能備具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昏喪葬
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
禮吉凶軍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
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

又云唐禮之始

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
入學太常行陵合朔後漢書律曆志日月相推日陳兵大
社唐六典仲春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
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太
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
門侍郎劉祥道許圜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
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
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傳會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為非上元
三年高宗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
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
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

又云唐禮之變

纂... 卷十四... 十一... 鳳文館藏

又云唐禮之備

官而已。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縉為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岳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邱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為郊記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韋公肅又錄

又云此唐禮之隨增益者

又云以咏嘆結

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為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為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三公士民婚祭喪葬之禮，為續曲臺禮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於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

西漢之世，禮定於叔孫通。漢王為皇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饜之。叔孫通說上徵魯樂，定於李延年。見諸生共起朝儀，采古禮，拜通為奉常，樂定於李延年。漢書禮志。司馬相如具其名，而精意不存矣。况漢京以後乎。作者洞徹源流，能見其大，而叙次有唐一代之禮，明整典核，議論筆力兩擅其勝。

鹿門云古禮之亡久矣。歐陽公於此亦無限悲慨。

食貨志論 新唐書

梅亭云空論理

勢一段正一段

反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入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禮記王制曰：用國之大小，視年之豐耗，以為用度之數。是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入以為出。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文章游衍法。大寧與其有聚斂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

又云切括唐事一段正一段反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唐書食貨志：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或曰：丁中之民給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一租田十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賦調戶賦庸口，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誰與兵禍誰增冗員究自人主之縱欲始之。鎮方岳，抉根本。此搜括根本之喻。害政者自天寶元號以來，大盜屢起，方加以驕君昏主，姦利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唐書食貨志：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無過十一月，無過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域屯田渠西

又遣屯田和糴米也錢買鑄錢括苗貢賦也收權利橫水也
卒種五穀如道路設木為權獨取利也借商借金於進奉獻助文獻通考唐宣宗
送錢三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無所不為矣蓋愈煩而愈
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弊以至於亡焉

鹿門云論悉文亦跌宕

聚斂之臣猶木之有蠹而人主之肆欲無節則根本傷
壞以致衆蠹之叢生也論中痛切言之見取之無節由
於用之無度法愈煩弊愈滋民愈病而國隨以亡為有
唐一代言不獨為有唐一代監也為人君者清心寡欲
而絕聚斂之小人則庶乎其可矣

梅亭云此段推
文藝來歷不一

藝文志論 新唐書

諸論每從源頭說起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魯恭王毀孔壁多得遺書如
竹簡出於如游夏之徒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
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
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
於上古三王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
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
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
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
田駢齊人好談論時稱談天只慎到韓大夫善刑名撰書
四十六卷莊子名周字子休為蒙縣漆園之吏著莊子列
子名禦寇著列子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
曰冲虛至德真經

鹿門云提綱

梅亭云此段見
文藝流行不絕

又云此段正叙

又云此段議論

鹿門云揚之中 深致抑之意

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節。中。頓。宕。文。乃。不。促。也。夫王迹熄而詩亡。孟。子。離。婁。下。王。者。離。騷。屈。原。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種七略。劉。歆。總。群。書。奏。其。七。畧。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分四類。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眾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

又云序事中帶感慨悲昂以發議論其機軸本史遷來

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即前所云神傳史記野小乘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經史子集。雖分重輕。而均不可使散亡。磨滅論中。原委分明。而尊尚仍在。經術抑揚頓折。無限風神。

梅亭云起數語。提挈盛衰人事。一篇主腦。

伶官傳叙論。五代史。伶官之變。幸者周匝。善俳者敬新磨。其敗政亂國者。郭從謙。景進。史彥瓊。莊宗寵幸之後。為郭門高所弒。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諱存勗。晉王克用長子。亡後。梁為帝。是為後唐。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

商侯云一句喝起
西仲云重人事是通篇主意
梅亭云中一段叙述就莊宗一身興敗舉出鑑戒成案前詳述其成方其以下撮其盛衰之迹兩邊激射一昂一低頓挫雄渾直逼龍門

矣世言晉王李克用唐賜姓朱李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為燕王劉守光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殺羊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雄健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大禹憂勞可

西仲云應篇首理字
張文端云叙唐莊宗處條而英俊倏而衰颯憑弔欲歎雖尺幅短章而有繁迥無盡之意
鹿門云莊宗雄心處與歐公之文可上下千古積於忽微五代史積上有常字

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莊宗稱帝僅三歲中流矢而焚之夫禍患積於忽微忽為一縷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章

鹿門云莊宗雄心處與歐公之文可上下千古積於忽微五代史積上有常字

宦官傳論 五代史

自古宦者閹宦也受亂人之國其源流深於女禍女色而

梅亭云門首從女禍形起揭出

宦者之害作一
總提
其源流史無流
字
梅亭云此段從
誤認以為可親
滾進滾出患字
是就忠言患

又云前言致病
之由此言無法
可治一層深一
層

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
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
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
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
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
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
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帷內也闥門
之間曰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
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
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
為也為事為之而不可成也成功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

西仲云應上文
自古二字
梅亭云本段揭
出人主使知禍
于其漸

鹿門云擊前來
呼應

鹿門云通篇如
傾水銀於地而
百孔千竅無所
不入其機圓而

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扶其
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其前史所載宦者之禍
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
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
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南子溺則其髮而拯
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
唐昭宗之事是已宦官劉季述圍殺諸王十一人幽帝於
復位及朱全忠舉兵宦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
者韓全誨劫上如鳳翔

包括漢唐史立論非專為五代也逐層透入無微不達
筆如切玉之刀鋒不可犯○宦官不得官妾猶未釀成

其情也

大禍二者合而亡身亡國之事乃決前明客魏其最著也之明朝客氏者故定興與乳媪容氏私遂專威於熹宗奉聖夫人案忠賢本市肆惡少隸大監孫暹事於熹宗東宮容氏熹宗乳母俱非宦官且容氏以色得寵無確文以保護聖體擅寵也歐公輕視女禍豈見其一宦官不得官妾云云似充論也而遺其二耶

周臣列傳贊 五代史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也其君者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知其用而置其君者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

梅亭云首段泛論起易置其處四字一篇綱領

終日注目諸本作注目終日

梅亭云次段入事即應轉前意又云末段拓開說極論賢不肖易置之得失垂戒深切

敗者臨碁終日注目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棋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後周世宗使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郭威無子以妻兄柴守禮之子為嗣是為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歷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陷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

又云以感士不遇作結筆意不測

而亂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唐太宗所用多隋臣然隋亂而唐治者用之得當與否也封德彝裴矩佞人也乃佞於隋而忠於唐况王朴之本處忠直者哉文雖短篇波瀾無限

一行傳叙論五代史一行傳載五人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語之時與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志滿貌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

梅亭云前半三層為亂世廉隅難得作項寫神似龍門

又云後段將所得五人分類題詞簡而能該

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藏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鄭邀張薦明石倫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邀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

蔡開之曰得太史公之神髓可以闡幽可以勵俗

鹿門云此一段議論史漢以來所不到者

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世教敗壞之後。不能苛求完人。有一節可以維人心。砥末俗者。必表而著之。此史氏之苦心也。低徊俯仰。頗近孟堅。

唐六臣傳後論 五代史

梅亭云首段統舉以訟造黨論之人。為禍始以亂亡國家之徵。為後誠藉唐並舉意非專在唐也。垂鑑深遠。

鹿門云可悲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備從華本。略似人形。設機發動。踊躍也。禮記。檀弓曰。孔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子謂為芻靈者。善為俑者不仁。至繁城讀魏受禪碑。黃初元年十月。建受禪碑。書八分。筆者不詳。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乃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

梅亭云次段陡
立三柱開下三
段逐層逼深
鹿門云二者說
盡古今情弊
梅亭云三段申
空入國去君子
之說

又云四段申孤
主勢蔽耳目之
說

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
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
夫為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
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
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
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
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
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
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
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
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

又云五段申奪
國予人之說

確士云六臣庸
劣不足深責故
論中不之及

鹿門云文甚圓
而所見世情特
透

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
主者悵悵然也狂行不知所如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
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
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
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
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
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
言可以喪邦者論語子路篇其是之謂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六臣者張文蔚張策趙光逢薛貽矩蘇循楊涉皆唐臣
而降梁者也先是宰相裴樞見忤於朱溫柳璨希溫旨
誣樞與獨孤損等為朋黨同日賜死於白馬驛朝廷正

二田云文所言與六臣了無交涉公之時黨論方大起心有憂之乃借題發憤言之如此也大息痛恨獨為唐末道哉不知者疑為賔主不分矣

士一空。明年篡位。張文蔚蘇循等六臣奉冊寶拜賀稱帝。唐遂以亡。則六臣皆庸懦傾險之人。而循其尤也。歐公此論。重抑璨誣稱朋黨為主。見朋黨之說足以戕賊君子。斷喪國家。借唐末事以鑑誠天下後世。噫嘻。意深遠矣。

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四終

宋歐陽廬陵三

公名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今江西吉安府屬四歲孤。母鄭夫人

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嘗以荻畫地教書字。少寄居漢東。湖

北隨州僻陋無學者。家貧無藏書。遊州南李姓家。於廢書篋

中得唐昌黎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以歸。心慕

其文。苦志探索。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迨與之並。舉

進士南宮第一。擢甲科。遂以文章冠天下。初調西京推官。

入朝。為館閣校勘。時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

高若訥獨以為當黜。公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

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久之。復校勘。知諫院。常直

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等時論指為黨人。因為朋黨論。以

著其畧。遇事多所諫陳。人視之如讐。帝獨獎其敢言。仁宗嘗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遂知制誥。旋爲龍圖閣學士。嗣杜衍等相繼罷去。公上疏切諫。大暢朋黨專權之論。邪黨益忌之。誣以甥女事。左遷知滁州。徙揚州。頴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艱去。服除。召爲翰林學士。嘉祐二年。知貢舉。時士子競爲險怪奇澁之文。公大爲排抑。得蘇長公刑賞忠厚論。欲冠多士。疑爲已客曾子固之作。拔置第二。文體由是一趨于正。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蔣之奇又誣以帷簿語。出知亳州。徙蔡州。時公年六十數被污。鱉屢見顛扑。連乞歸。詔不許。及守青州。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求歸愈切。遂致仕。五年卒。時年六十六。謚曰文。

忠。公前在滁。號醉翁。晚自爲傳曰。藏書一萬卷。集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碁一局。常置酒一壺。以一翁老此五物間。又號爲六一居士云。公生平與人盡言無所隱。游登二府。歷事三朝。仁宗英宗神宗於執政台諫官及士大夫。輒面諭可否。詰是非。以是怨謗者多。然天性剛毅。見義必爲。雖放逐困躓。至于再三。而意氣自若也。公以文章名世。凡歷數郡。所求見與言者。惟談吏事。嘗謂文章祇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故所至寬簡不擾。民皆稱便。嘗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公獨平易近人。不求赫赫名。而京師愛戴倍至。可謂學道君子矣。其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偉人。如曾子固。王安石。眉山蘇氏父子兄弟三人。皆所甄拔。

而推薦者。以故天下翕然宗之。奉詔修唐書。及自撰五代史。法嚴詞約。多準春秋遺法。龍門扶風後不再見也。鈔中附置數篇。畧窺一斑。蘇老泉嘗論其文曰。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言其俯仰揖讓。絕世丰神也。然時或感慨唏噓。不勝嗚咽。兼有絕世文情。何其美具難并與。東坡又贊之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嗟乎。自漢以來。五百餘年。而得昌黎以振八代之衰。自唐以後。三百餘年。而得廬陵以革五季之習。夫豈偶然哉。夫公本學韓。觀集中記舊本韓文一篇。可以知其素志所存矣。然究與之異世比肩。東坡謂歐陽子今之韓愈也。不其然乎。宋史論附後。

論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曄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脩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愈不獲用。脩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爲。可爲世道惜也哉。

許厚生...

鳳文館藏

明治十八年一月廿一日 版權免許
明治十八年二月出版

校註人

愛知縣平民

石川 鴻齋

東京芝區片門前町二丁目
十四番地寄留

東京府士族

前田 圓

同京橋區南鍋町二丁目
十二番地

出版人

東京京橋區南鍋町二丁目十三番地

鳳文館本舖

大坂東區唐物町二丁目十九番地

鳳文館支舖

發兌所



